



吴福辉

【品书及人】
【我的园地】

郁达夫的忧愤／王统照的人格／庐隐的《五四》式情书／西地的《闲话》和《后话》／张爱玲：感受世纪之风／苏青的《女性涉世》系列
我的第一个集子／关于《沙汀传》／面对出生地／《京海晚眺》及其他／海派名家名作赏析／提倡个人编写文学史／风景的发现／作家的自助自救



且换一种眼光

【文苑拾忆】
【银杏白杨】
【春醪漫笔】

何不细细品味人生

前再塑作家的形象

一株遒劲独立的老树／白杨树下的月季小院／文化的积累与争鸣／进入《历史》的茅盾／百年经典／研究／精神流浪者／刚家的坦诚和勇气／为

【故土乡土】

【峡谷回音】

正·律已·敬业／最后乡贤先贤立传
耀目美丽／文学情怀／放达、宽博和诡奇／

我为沙汀作传／回归他的黄金土地／故园热土总有情／中国乡镇小说大家／风云变幻的日记／在读者面

学人文丛

且
换
一
种
眼
光

► 吴福辉

上海教育出版社

学人文丛

且换一种眼光

吴福辉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 190,000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50本

ISBN 7-5320-5806-9/G·5961 定价:(软精)10.50元

自序

这是我的又一本短文集，却是破天荒第一次由自己来作序。

前不久，我给我的一本小品集拟了“京海晚眺”这样的书名，“眺”是指与京派海派作家保持的那点不即不离的审美间距，“晚”是表明我的研究起步之迟，并无多少深意。不过想想我现在来学写短文，倒真是太晚了些。记得60年代初期，曾兴致勃勃给省市报纸投稿写教育随笔，装稿子的信封只要剪一小角，便可免贴邮票，就这样写呀写，把凝结了无数深夜灯光和20岁文学梦想的信件，一封封地投出去，再投出去，直到那个要“武化”不要“文化”的“革命”突然发生。算来总共有十几篇歪歪扭扭的东西变成了铅字，从此中断，起始即是终结。

重新拾起散文，完全是因了现代文学的专业关系。既然别人看你是个研究现代文学的，就会找上来写什么30年代、40年代的陈年旧事，或者编本现代作家的书，庐隐、陈西滢、沙汀、张爱玲、苏青、梁实秋、梁遇春等等，书前书后，免不了要介绍几句。特别是每逢纪念作家的时候，茅盾百周年，郁达夫百周年，王统照百周年，写篇把评介文字是顺理成章的事，无法沉默。凑巧中国作家的百龄高潮方兴未艾，于今为烈，有位在某大报工作的朋友最近让我提供一份21世纪降临之前现

代作家百年诞辰的名单，可真洋洋乎大观，好像预示了这种文章还能不断地涂抹下去。连我都没有料到，我的学术余暇的散步，居然会走得那么远，那样起劲。

面对现代文学和现代作家的这种写作，决定了我现时散文的某类特点。如果说，我的论文有时尚能得到些许的夸奖，认为文字还算可读，甚至我的一个天才同窗当面警告我（我当成是表扬）：你要注意啦，勿要“文胜于质”嘛。那么，当做散文来要求，本书所收的短文恐怕大部分既非灵动也不洒脱，傻在那儿。论起来，大概只有几本书的“后记”，最能代表我的个性和情感，有点散文气，像《我的第一个集子》表述我的艰辛文学路途，《关于〈沙汀传〉》传诉我的写作情思，而《面对出生地》简直就是我的生命自白。那不是多好的散文，因我究竟是读过一些现代散文精品的人，应当知道散文的山有多高，散文的海有多深。或许是一种纯粹的敝帚自珍吧，只是觉得这几篇文字实实在在倾吐了我的身世之感，有我的个人在里面，有我的心搏在里面，有我的知性涌动在里面。它们较好地处理了学术与言志、言情的矛盾。这是我对自己的短文的一个理想（绝不是已经做到了，只是理想）：不许无病呻吟，不作高头讲章，要于谈天说地不经意之间闪出智慧，假若处置得法，语言上应有知识、情感的双重蕴含之美。这就足够了。

本书第一辑各篇记人的文章，我特别珍惜看重，也是因为融入了我的情感。尤其是记吴组缃、王瑶两先生的。他们是我的业师。王瑶先生最后的发病、住院，落在了我的出生之地是我再也想不到的。从青浦到上海，我一直陪伴在他身旁，目击了他逝世前的一段生活，使我永远铭记难忘。吴组缃先生虽不是我的“亲”导师，我得到他的教益较多，特别是在他的小说史课堂上突然获得的“北大意识”，令我终生受用。是北大

和这些前辈们让我在“史无前例”刚刚结束的时刻，睁开了双眼。其时，巴金在他的《随想录》里所痛加解剖的浑浑噩噩的奴性，在我这样的人身上正继续肆虐，远未消失。是北大民主、自由、开放的学术传统真正给我启蒙。主要不是给我知识，而是给我一副头脑。现在不是“‘中国’可以向世界说不”了吗？我觉得还要加一句：要中国“人”也可以说不，这才完全有希望。而这个说“不”的勇气和习惯，是北大赋予我的。一个人，一辈子能有机会上这样一个学校读一段时光的书，是他的幸运。所以我起初考虑本书的书名时，曾想起“春润札记”四字。“春”是指王瑶先生的北大寓所镜春园，“润”指的是吴组缃先生的北大住所朗润园。算是我的“北大情结”的一个寄托。

还应交代一下的是本书最后一辑的成因。这三篇文章恰好构成了两人谈、三人谈和四人谈，讨论的主题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这些人文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的问题。这种讨论，除了思想的相互启发、激化，还使我时感同辈情谊的温暖。我感谢他们答应将其文字编进此集，以使拙作生辉不少。我本人原来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读海派作品别的少有共同语言，但它不憚其烦咀嚼世俗的悲欢，倒颇合我从小造成的脾胃。现在我要感染一点我同辈们的悲壮感，耐得住寂寞，走我最末的学术之路。我已经遭遇到时代大潮对我的侵袭，本书所收一组梁遇春的鉴赏文字，原是某出版社急如星火催我写的，甚至为了赶工，当时不得不将另一本专著的写作停了下来。但最后他们单方面撕毁了合同。我有什么话好说呢？我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一部分稿子编进本书，聊作纪念而已。

自

我要感谢本书的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创意，为我们

序

学人开辟了如此大的一个发言席地。我现在套用本书中的一个篇名,略加修改,权作书题。“且换一种眼光”更多的是我的愿望。本书所收跨度在十年以上的、不同时期涂下的文字,其中凡形成年代较远者,目力都相应显得短些。时值世纪之交和社会转型之际,我们要日日学习睁开眼来看世界、看自己。友人助我选取的这个书名,并不表明我已然转换成了一副多么了不得的眼光,能够目穷千里,而仅仅在于说明我极愿不断换取新的眼光而已。

明年,北京大学要迎来她的百岁了。假如母校不计微薄,请允许我谨以此书敬献于她的面前。

吴福辉

1997年9月11日北京东土城下

目 录

文苑拾忆

- 一株遒劲独立的老树 ③
- ⑭ 文化的积累与争鸣
- 倦游后暮见美丽晚晴 ②②
- ②⑧ 精神流浪者
- 刚正·律己·敬业 ③①
- ③⑦ 最后的和最初的日子

银杏白杨

- 白杨树下的月季小院 ④⑨
- ⑤⑥ 进入“历史”的茅盾
- 百年经典 ⑥①
- ⑥④ 研究家的坦诚和勇气
- 为乡贤先贤立传 ⑥⑧

品 书 及 人

- 郁达夫的忧愤 75
- 79 王统照的人格
- 庐隐的五四式情书 81
- 88 西滢的“闲话”和“后话”
- 高长虹的小说 97
- 102 为梁实秋编“准自传”
- 张爱玲：感受世纪之风 105
- 112 苏青的“女性涉世”系列

故 土 乡 土

- 我为沙汀作传 121
- 127 回归他的黄金土地
- 故园热土总有情 132
- 139 中国乡镇小说大家
- 风云变幻的日记 147
- 154 在读者面前再塑作家的形象

“春 醪” 漫 笔

- 絮语的智慧之光 163
- 172 反题的真意
- 痴聋者醒语 176
- 179 解剖“麻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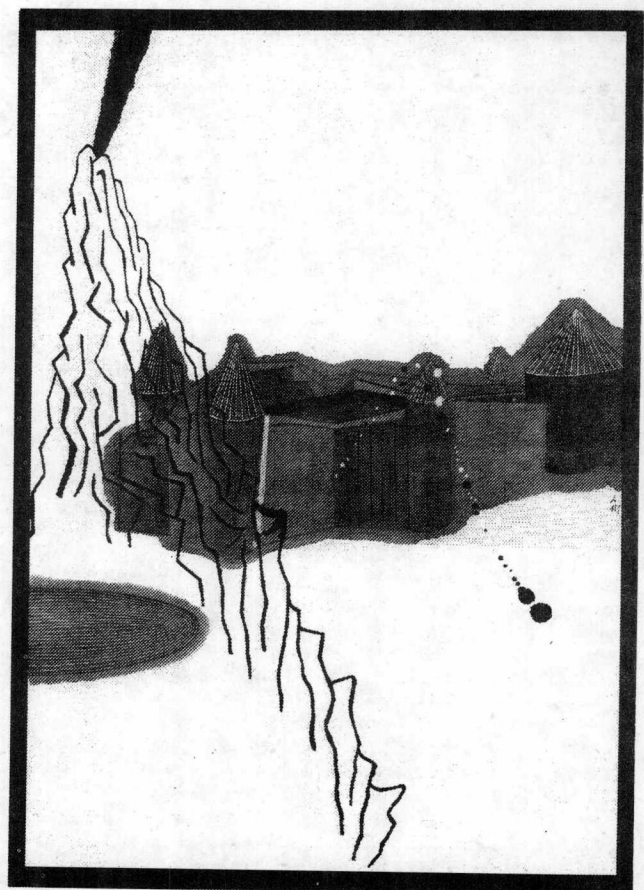
- 饶有风致 182
窥探死的耀目美丽 185
文学情怀 189
放达、宽博和诡奇 194
何不细细品味人生 198

我的园地

- 我的第一个集子 205
关于《沙汀传》 211
面对出生地 215
《京海晚眺》及其他 219
海派名家名作赏析 222
提倡个人编写文学史 225
风景的发现 229
作家的自助自救 233

峡谷回音

- 关于艾芜《山峡中》的通信 241
且换一种眼光打量 250
人文学者的命运及选择 257



文苑拾忆

一株遒劲独立的老树

我所敬重的许多前辈先生都走了，现在，吴组缃先生也终于离我们而去。当从北大同学的电话里得到这个不想得到的消息时，一刹那间，好像我们快要被世上“遗弃”的样子。

我知道吴先生，是50年代读他的白皮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小说散文集。至于面对面听到他的声音，已是1978年之后，是在他的晚年。记得他喜欢说的一个话题是：你说戒烟、早起锻炼就能长寿，那我同王瑶抽烟斗抽得凶，都不大锻炼，还不是照样活过了七八十岁？此话虽属幽默打趣，却纯粹是吴先生的人格表征和典型口风。吴先生是宁肯带点“偏激”，也绝不会人云亦云，陷入平庸的。我手里保存着吴先生1984年在校外讲课的录音带，一上来便讲，写论文“千万不要说‘吴组缃是人’那种完全正确但水平太低的话”。这个比喻我们听得熟极了。这次讲课他引申说，如果经过“吴组缃是司机”这个看来毫不如实的观点，七搞八搞，弄清楚了“吴组缃是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就接近正确了。场里发出一片心领神会的笑声。录音带共有三盒，我试着用它来催动回忆，于是，书房里吴先生带着浓重皖音的国语便扩散开来，弥漫开来，像一种神秘的天国之音，硬实，微微含着舌头，有些干巴巴的，却充满自信，令人想起他那智者的博大风度，想起他使人

敬畏的眼光。

很长时间我都惧怕吴先生，因为系里传说的掌故都描述了他的严厉。我学的是现代文学，不幸作他的研究生，或许当初还暗自庆幸不像古典文学研究生要挨他的“剋”。70年代后期的北大气氛，是催人抓住一切机会来夺回已失去的学习时间的，除了现代文学史、现代史、文论和头痛的外语，我们去“赶”系里任何一位名教授的课，没有课的也想方设法地去拜见。所以我们客串听林庚先生在讲坛上忘情地长吟诗词，看他一黑板一黑板的漂亮书法，到川岛先生家去问他同鲁迅的事情，然后起劲地和比我们小十几岁的本科生一块儿奔教室、抢座位，去听吴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的课程。

第一堂课似在“二教”的阶梯教室进行。那天的课可称盛况空前。等吴先生到的时候，教室内任何一处的水泥阶梯上都已坐满、站满了人，屋子里闹闹哄哄，还不断有人伸头向里面窥探。系办公室的冯先生耐心地调解着按时前来的修课生与早早就来占座位的旁听生的矛盾，后来便站在前边宣布，下一次要凭系里发的“听课证”听课。他还没有说完，却见讲坛上的吴先生直摇头拦住道：不要，不要，谁愿意来听就进来听，只要教室装得下。他起初面孔还带了微笑，这时显得严肃起来，说：在北大，从来没有拒绝旁听生的历史，我们今天也不能，这是北大的校风，北大的传统！

我的心里一热，顿时觉得吴先生的“铁面”在眼前融化了。以致这些年下来，先生讲小说史课的许多话语都已经淡忘，唯独这几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反而记忆越加鲜明。我自认为是那一天才走入了北大的。

真正接触吴先生，是在我开始研究张天翼的时候。1980年，我和别人一起合编张天翼的资料，起草张天翼年谱，遇到

了一些难题。吴先生是张天翼 30 年代在南京时期的老朋友，所以，这一年的年末，在一个暖暖融融的冬日（那天的朗润园又晴朗又滋润），我们几人到吴先生的寓所同他访谈了整一下午。全部谈话录了音，后来由我抄录，经他改订，在 1981 年《新文学史料》该年第二期上发表。先生编定四卷本的文集时，以《谈张天翼》这样一个朴素的名字将全文收入了他的《苑外集》。局外人恐无法相信，这样一篇不长、不打眼的文章，居然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整理、修改，使我第一次从远处看到吴先生的工作态度、写作作风，领会到他的“严格”，对人，也对自己。

第一稿原题《我所认识的张天翼》，足足弄了两遍。先从录音带上一字不差地“搬”下来，再根据理解大致归类，梳理成若干个问题。文字上我特别地小心，遵守一条原则：只删不添。所以全文无一字无来历，字字都是吴先生说过的。谁料数天后我去取稿时，吴先生的脸色很有些的不悦，他说：你的文字不行（那不是您的文字吗？——我心里不禁叫屈），我给你改了四页，下面不看了（后来系里流传吴先生关于学位论文不能超过两万字的故事，据说他讲“超过两万字谁看？”），你把我改的地方好好地读几遍，研究研究怎么写文章（我教中国语文已经教过 20 年，难道今日还要发课启蒙？——我当时想）。其时，我大概真恨无地洞可钻了，不服气地回来，看看他满页的红圆珠笔笔迹，心想，不就可以随便更动吗，于是就改，第二次送去。这第二稿更是让他改了个“祖国山河一片红”，然后定稿。

这时节，发生了另一位访问人转达张天翼本人的意思，希望修改吴先生回忆他俩年轻时有“洁癖”，故意留在南京写作而不愿去上海那段文字的事（张天翼中风偏瘫失语，据说是用

《文化的积累与争鸣》原稿一页，经吴组缃先生亲为改定，改笔原是红色。

摇头表示的)。吴先生很不高兴,他忘掉了我的“不行”,推心置腹地同我谈起当年所谓“洁癖”所含的内容,除了“嫌恶”敌对的文人,也包括“嫌恶”热衷于专搞小宗派活动的自己人、动不动打架的作家、摆架子的某些名人等等。这是真实的历史。吴先生一向耿直,他对病中的老朋友最后虽然让了步,但始终不以为然。这甚至导致他在张天翼逝世后,没有应约写纪念文字(意思是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本意写,则不如不写)。我心里明白,他充满了对天翼的怀念之情。他与我谈,人是血肉之躯,怎么会不犯错误?把一个人说成好像不是一个人的样子,不是奇怪吗?1986年,他还与我谈起这件事(我作了记录)。他说:张天翼政治上过去是不即不离,这不必隐瞒。这和“左”的一套相当厉害不无关系。这不是他一个人,我也是这个思想,怕抓进监牢就不能写作了。悼念文章没写,我是有点气,实际上,我本来想写三点,第一,张天翼他总是想教书,坚持创作,就是要写,拼命写;第二,他有顽强的生命力,40年代和70年代两次重病,他能奇迹一般活下来,坚持锻炼,了不起;第三,他有错就改,鲁迅说他的小说有些“油滑”,他很快便改了。他能带头突破身边琐事的描写就凭了这种意志,张天翼从来如此。

吴先生不徇私情、表达独立意志的性格,引起我这个晚辈的极大尊敬。所以到了修改那篇关于张天翼的谈话的后期,我放弃了成见,开始认真重读他的几次修改文字了。我懂得,这不是去简单地全盘肯定吴先生的口述文字和修改文字,或全盘否定自己的整理文字(这首先就有违吴先生的精神)。我发现,他的改笔处处体现了他文字的个性:凝练精到,针针见血。比如,他改掉一切虚浮之词,尽量少用连词与长句子。他敢于表达别人不能或没有勇气表达的意思,像说华威先生的